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
第十一回 榮國府六旬開慶宴 御史臺片語沐殊恩

話說賈政來拜梅御史，又值出門拜客未回，遂就到周侯爺府中來。周瓊在書房閒坐，聽說賈政來拜？即忙接出，邀到內書房去坐。吩咐烹了一壺佳茗，二人促膝談心。賈政把會審孫家的事說了一遍，周侯爺又提起「趙錦衣許多貪婪不職，現已問成軍罪遣發了，可見總要存心厚道，上蒼無不默佑的。」便又談起湖廣江灘事來，彼淤此垢，易滋訟獄。人而驚利，何不見害以至於此。二人說得投機，賈政又到後頭看了探春。出來要走，周侯爺留住小酌，最是相契。賈政遂不推辭，只吃到起更後方才回去。周廷掄新得了二等侍衛，差事很勤。因上班去，賈政亦未見著。

有事則長，無事則短。忙忙的過了年，張越存見芝哥兒學業自己實不能啟迪，再四辭了賈政，倒在薛宅專館教虎哥兒了。芝哥兒遂在書房，稟過寶釵，買了許多未見之書，潛心游息，以著藏修。

這年王夫人六十花甲，李紈、寶釵背地商議，要替王夫人大慶。遂約平兒，知會賈璉，同賈蘭去回賈政。他三人飯後乘著王夫人同芝哥兒頑笑時，李紈先開口道：「今年是太太六旬好日子，媳婦們大伙商酌，咱家這些年又沒有擺過一回席請請客，欲替太太大慶一慶，不敢自專。請了示下，好去辦理。」寶釵即接口道：「太太那日縱然辭客，姑娘們及各家親戚，又是每年要來的，酒席是一樣擺。不過添班戲兒，分開日子，多樂兩天。咱家老爺官已二品了，蘭哥成了翰林，芝哥兒定了親，也成個人了。太太看著這些事，也該喜歡一喜歡。」平兒說：「二奶奶說的是，咱們討了示下，就叫璉二爺去定了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承你們好意兒，我豈不願？但緩三兩年，老爺七十整慶，辦一辦卻不好？」寶釵道：「那時候再替老爺辦。到那年太太作主也不錯。」

正說著，不料賈政聽賈璉、賈蘭要替王夫人大慶，心裡甚喜，走進來要把此事說與王夫人。恰值李紈等正說此事，賈政進門聽了數句。坐下問明了此意，便對王夫人道：「今年算我替太太做生日，到我七十時，太太你再替我做，有何不可？這事就算定了。你們看著該請的女眷，你們去請。外邊交與璉兒就是了。也不用再議，這主意我替拿了。」說著就出去找賈璉，吩咐眾家人分頭辦事。臨期僱了兩班戲，裡外伺候。

此時雖有二十多天，辦著便到了日子。寶釵派了林之孝備八碗頭的席地，管待榮府的家人及各親戚的管家、小廝，林之孝收禮發帖，經手事多，卻派了周瑞照應擺席。就著林之孝安排地方。派賴升亦備八碗頭的席地，管待寧府的家人及各朋友來的管家、小廝。又派鄭華照應擺席，亦著賴升安排地方。酒飯點心，聽辦有不妥者，惟他四人是問。事完開賬領銀。內裡跟來的嬾嬾、丫環，其親友各處皆令林之孝家裡亦照外席預備，李貴家的照應讓客，東西兩府的嬾嬾、老婆子及無事的丫環，皆令周瑞家亦照外席預備，吳新登家的照應讓客，有不到處，問他四個。該待面者發壽待面，事後領銀。所以來客雖多，無不舒徐待去，一毫不亂。

李紈、寶釵商量，內眷人多，老太太房內難待，單備下吃麵的席地。因稟了王夫人，令田媽媽、葉媽媽管大觀園的二位，帶人將大觀樓各處打掃潔淨。此園雖無人住，然其鋪設皆未挪動，略一收拾，即可改觀。就在大觀園正廳擺下十二張桌子席面，桌袱、椅靠、墊子俱用時新顧繡，其插瓶亦甚雅致。將樓上所藏的各樣圍屏取來，排列於後，真是屏開翡翠，筵列珊瑚。院內搭了地台，彩綢在四面札起棚樣，掛了羊角各色明燈，配上紗燈數對，後場備閣扇二十四座，上下中間用鐵屈戌鈎住，中擺閣子四扇，外掛湘簾，內設玻璃四大塊，隔斷內外，以為作戲之所。前數日俱安置了。外邊官客皆在書房管待，璉二爺、環爺同得用家人在外收禮，賈蘭帶人發帖，請了週三姑爺，曹姑爺，董姑爺，薛蝌二爺書房應客。內裡請了薛姨媽、周侯爺夫人作陪，各席皆派了丫頭斟酒上菜，老婆子端東西。

一切部署已定，五日前送禮的絡繹不絕。北靜王、南安郡王、西平王、臨安伯、相好勳戚如理國公世職柳芳、齊國公世職陳瑞文有事，皆差人送過禮來。有差長史的，有差嬾嬾的。內外皆專席待去。到了生日這一天，送禮的更應酬不迭了。周侯爺除常禮外，送了一架西洋圍屏，各扇中皆暗嵌著鐘錶。此係海疆得來，莫計其價。又送了一件曼倩肩挑的一個玉人，通身白玉如脂，獨這枝桃，有青瑕一道，梢頭中間有淡紅瑕一塊，玉匠就勢作了桃葉、桃梗及紅桃一枚。尤奇者，玉頂心有似墨的一塊，腳下有似茶色的兩點，把他做了仙髻、雲鞋，竟是天造地設的一般。雖係天不愛道，地不愛寶，到底也虧這匠心才成了這個至寶。甄嘉言於常禮外，送了四塊六尺長的玻璃，兩樹珊瑚，有四尺多高。璉二爺皆叫登賬，著內收了。甄寶玉於榜下已娶李綺過門，李紈卻是賈蘭為媒，出嫁與聞翰林諱杰的同年已二年了。甄家有禮，聞翰林也送過禮物來，皆親來拜祝。薛蟠又到南邊置貨。東府雖係一家，也備了禮來。賈赦病尚未痊，賈珍、賈蓉皆在西府照應，已十幾天了。族內玉字輩的無多人，其草頭輩的皆來磕頭，皆有管待。梅翰林備了金尊四爵，玉卮二件，牟尼手珠一串十八粒，藏佛一尊，外配了尺頭水禮，共二十四樣送來，親自慶賀。

鄒夫人將到，聞翰林夫人已先到了。探春半月前帶了全哥兒早在家裡，李紈、李綺、喜鸞、喜鳳陸續都來，寶琴因是外甥女，先一天來了。邢岫煙、香菱也過這邊，卻遇著邢夫人、尤氏奶奶、蓉哥兒媳婦，同行進內。就是王仁的妻子展氏，孫兆祀的母親范氏，感新懷舊，皆來磕頭備禮奉祝。巧姐兒早接回了，周舉人臨期登門，同各位官客皆在書房管待，有薛二爺、三姑爺二位照應，吃麵坐席，演戲飲酒，書房坐了八桌。還有本家的人在兩廡擺席坐的。賈蘭、賈璉席前謝了，又斟了一巡酒，方才又辦各人的事去。大家歡呼暢飲，只吃得三更以後，戲文全本完了，又找了四出，方才前後散去。

王夫人早晨起來，梳洗畢，見過賈政，即穿好衣服，坐車到宗祠行禮。又在史老太太主前磕頭，便叫玉釧兒拿著紅氈，到賈赦、邢夫人處讓讓，就回府來，歸到上房。賈珍、賈璉、賈環遂磕下頭去，才起來，蘭哥兒隨著行禮。芝哥兒穿著體面衣裳站在寶釵跟前。看見賈蘭行禮，他也忙忙走來，一同朝上磕頭。王夫人一見，見鞍思馬，歡喜中帶點酸楚，轉把他摟在懷裡，向著賈璉等說：「多謝阿哥們了。可到外頭替照應去。再則東西兩院家人，皆吩咐免了罷。」賈璉等答應，就同走出來。見賴升帶寧府眾人在東階墀下站著，林之孝帶榮府眾人在西階墀下站著；同聲說，道：「太太今年大慶，小的皆在此叩祝。」遂一齊磕了三個頭，才散出各執其事去了。

地下原鋪氈毯，素雲、鶯兒重行鋪上紅氈，史湘雲、寶琴、探春、惜春皆走上來，王夫人道：「姑娘們嬌客，一說就是了。」李紈，寶釵站齊，就磕下頭去。王夫人受了一禮，就拉起來。巧姐同平兒一同上來，巧姐兒被王夫人拉住，平兒就跪下去。王夫人受了禮，也拉起來。蘭哥兒媳婦過來行禮，也被王夫人拉住。彩雲同著琥珀、玉釧兒及鶯兒等眾丫環，皆磕過頭，隨後兩院的家人、媳婦、小丫頭們皆來叩祝。正紛紜間，有說：「東府邢太太同各位姑娘、奶奶們，已進門了。」李紈、寶釵忙接出去，只見李紈、李綺、喜鸞、喜鳳、香菱、邢岫煙，後邊邢太太、尤氏奶奶、蓉哥兒媳婦，皆到甬路上了，李紈、寶釵接著問好請安，隨同進堂屋來，尚未行禮。又報「周侯爺夫人、薛姨太太一同到了。」王夫人才向紈、綺、鸞、鳳諸姊妹說：「來就是了……」一句話未完，聞得此信，即同邢夫人接出房來，彼此問好。

周侯爺夫人進門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正中間設著硬木八仙大桌，一張沉香條幾，左首宣窰彩瓶一座，插著孔雀尾扇，右首西洋白鳴鐘一架，中設藏佛一尊，用玻璃罩罩著。外邊華燭高燒，鼎煙微篆，迎面懸掛滿堂紅緞，金字百壽全圖一幅，東設紅木架「八仙慶壽」圍屏十二扇，列著紅木椅十二張。西設楠木架「四妃十六子圖」圍屏十二扇，列著楠木椅十二張。桌袱、椅靠俱備，真是花攢錦簇，出色爭奇。

地下鋪著紅氈，周侯爺夫人先讓薛姨太太行禮，薛姨太太不肯，二位遂同在氈上站定，要替王夫人拜壽。再三謙遜，平行了禮，才要讓坐。邢夫人又走上來，與王夫人相讓。王夫人說：「太太，這個實不敢當。請陪親家太太坐了罷。」尤氏奶奶、蓉哥兒媳婦過來磕頭，也拉住了。就讓周侯爺夫人、薛姨太太在屋裡坐，邢太太同王夫人陪進去了。堂屋內眾姊妹妯娌皆坐在兩邊椅上，屋裡琥珀、玉釧兒、鸚鵡、秋紋端上茶去，外邊珍珠、鶯兒、柳五兒、文杏、素雲、碧月、小辦及姑娘們丫頭侍書、翠墨、紫

鵬、入畫，並跟薛姨媽來的同喜、同貴，皆幫著伺候倒茶。接了茶鍾，周侯翁夫人說：「太太千春，天氣晴和，足見吉人福蔭。各家太太們也該來了。」李紉、寶釵、平兒同進房來，稟王夫人道：「面已齊了，請親家太太、姨太太上房用面。」王夫人就起身相讓。眾姊妹也隨著周侯翁夫人二位，回到老太太那邊去。

才要送酒，忽報：「聞翰林夫人同梅御史太太到了。」連忙接人，就在老太太房裡見過禮。周侯翁夫人說道：「今日我同薛老嫂，皆陪諸位老少親家太太的，不用過讓，就請坐罷。」鄒夫人道：「豈有斯理！我們至親，何敢僭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此出主人之意，況鄒太太係新親，更無容謙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二位原係請來奉陪的，倒從直些好坐。」隨讓鄒夫人坐了首位，聞夫人等皆挨次坐下。茶後就端上酒來，因係早上吃麵，不甚拘禮。鄒夫人首席，聞夫人二席，大家共坐了八席。李紉、寶釵、平兒送酒畢，每桌上二十四個碟子，八個熱炒。酒過數巡，就端上面來。葷素四樣鹵子，各色小菜，無不齊備。

一霎時就吃完面，漱過口，洗了手。眾丫環端茶喝了，起身閒話。撤去傢伙。賈蘭進來，見了聞夫人及謝過眾位，遂向王夫人道：「大觀園戲已齊了，請散坐了聽幾出。別位親友大約得飯後才來。」王夫人便邀了眾人，其餘姊妹亦皆同往大觀園來。將出院門，王仁的妻子展氏、孫兆祀的母親范氏會同進來，王夫人一見，便邀著同進園去。

到了大觀園正廳，未及敘坐，忽報馮紫英的母親楊氏、鎮國公現襲一等伯的牛夫人鬱氏、治國公現襲威遠將軍馮尚的夫人潘氏、繕國公世職石光珠的夫人葉氏皆來拜祝，已到園門。周侯翁夫人、薛姨太太才要迎接，又報甄寶玉的母親顧氏也到園了。大家遂一齊接人。登時要替王夫人行禮，王夫人再三辭謝，方才拜過，按次坐下。

茶過，邢夫人即叫看面。眾人齊聲應道：「吃過早飯了，不能擾面。倒是再喝一杯茶罷。」薛姨媽吩咐端茶，眾丫環捧上茶來。喝完，周瑞家裡、吳新登家裡就送上戲單來，請點戲，讓了半日，因未做席，皆不肯點。周侯翁夫人說：「此刻不拘何戲，只檢好些的唱幾出就是了。」當即開鑼演戲。演了出《天官賜福》，又唱了出花鼓《趕船》及《藏舟》、《北餞》等戲。鬱夫人、潘夫人皆說：「戲夠了，咱們在園中各處逛逛可好？」薛姨太太說：「很使得。」就住了鑼鼓，大家在瀟湘館、怡紅院、蘅蕪院、稻香村等處，看這園亭竹木、山水花石，無不嘖嘖稱賞。各處設有桌盒，預備糕點，有愛用的，即端上茶來伺候。閒逛了好半日，方才同回正廳上來。又說了一會話，鄒夫人便找芝哥兒要見，寶釵道：「今早到延慶觀跪經去了。」

正說著，李紉、平兒稟王夫人道：「席已齊備，天交未正，該讓坐了。」王夫人便叫「看酒。」戲台上便吹起台來。王夫人親至簷前，澆奠了天地，然後安席讓坐。鬱夫人年長，坐了首席。周侯翁夫人雖係陪客，因秩遂陪了一坐。潘夫人、楊夫人一席，葉夫人、顧夫人一席，新親鄒夫人及聞翰林夫人一席。孫兆祀的母親范氏同薛姨媽一席。其餘姊妹妯娌各序齒，共坐了十二席。巧姐兒屈了末座。邢夫人、王夫人東西相陪。李紉、寶釵、平兒照應席地。當下議定坐次，只見各家媳婦晚輩皆到席前行了禮，告過坐，方才依次坐了。邢王二夫人上五席遞了酒，別席皆李紉、寶釵等分致了。

鑼鼓未響，周瑞家裡、吳新登家裡各執笏板二塊，上開戲目，就拿到席前點戲。讓了一會，鬱夫人點了《一門五福》，潘夫人說：「唱的花鼓很好。」又點一出花鼓。楊夫人不肯點，葉夫人、顧夫人同點了《勸農》，鄒夫人點出《宮花捷報》後，便再三推讓。因公議了整本《金印入周》、吳二位家的將戲目發下，戲場便即參台。周瑞家的說：「免了！」鑼鼓一響，便跳加官。接著扮出《一門五福》。上面吩咐：「隨便坐了唱。」即有貼旦上場謝坐。又說「免。」王夫人吩咐斟酒，琥珀、鸚鵡等每席二人，連同喜、同貴、小螺、翠墨皆來伺候。彼時觥籌交錯，簫管諧聲。尤氏、李紉、寶釵、平兒皆到席前謝子。又各席斟了一巡酒。不一時散了群賞，撤去酒碟，端上菜來。邢王二夫人上席獻菜，李紉、寶釵等各席分佈。

場上雜出已完，開了整戲。眾夫人有敘會江南家鄉話的，有談些家務尋常事的，也有就戲議論些典故的。四碗菜後，上了一道點心，就掌上燈來，各處紗燈、刻絲、明角、及滿堂紅、高腳、地平皆一齊點上。眾家人即抬上燒割桌子來，席上放了冰盤，遂將燒煮各樣一一皆片了上來。須臾吃畢，搭下桌去，就把戲賞各傢伙用桌子抬了，放在廈前。王夫人起身謝了，吩咐可收了去。兩個貼旦跪在台口謝了賞，走場的將賞搭了下去。王夫人又吩咐「看熟酒來」。各席上遂重行斟酒端菜，又吃了兩道點心。眾夫人皆說：「酒過多了，求賜飯罷。」邢夫人便叫端飯。此時天已二更多了。《金印》演到蘇秦遊說六國，從楚回周，季子位高多金這節目上，實在熱鬧。眾夫人貪著瞧戲，眾丫環將飯略遲了遲方端上來。及唱到掛了相印，周氏摔鳳冠這出，席上有落淚的，有發笑的，喜怒無常，因人而異。吃著飯，周瑞家又拿笏版請點找戲。鬱夫人、潘夫人著實高興，又點了出。《寄簡》、《鬧學》。眾人吃了飯，盪漱已畢，喝過茶，看完兩出找戲，方才起席謝酒。台上吹打，接著外廂樂器，眾夫人紛紛起身。到散完時，李紉、寶釵、平兒照應撤了傢伙，自鳴鐘上天已丑初。大家歇了。

次日賈珍、賈璉、蓉哥、蘭哥兒各家去謝。眾姑娘有住了一兩天就回去的，也有多住數日才家去的。

這年又值鄉試之期，七月初曹紫庭點了山東正主考，賈蘭點了河南副主考，門上貼了「迴避」。謝恩請訓後，忙著起身。賈蘭帶了李貴、吳新登、鋤藥、進喜，原來鋤藥自寶玉去後，就跟了賈蘭。擇了吉日，見了賈政，辭過王夫人、李紉、寶釵等。賈璉送出城外方回。轉眼場期已近，不知數文真人此科曾否監場，因無顯徵，不敢贅言。

九月榜發，張越存中了一百三十四名，閔鵬騫、褚小鬆詫異極了，背地裡來問芝哥兒有何先見預為此兆，芝哥兒凡事晦藏，不肯宣露。因說：「我不記得說什麼，「先生們何必難我。」閔、褚二位只得罷了。閔鵬騫因要會試，終不釋然，遂寫了一個「犁」字，來求芝哥兒替斷一斷，此不過掩耳目之意。芝哥兒說：「我小阿子，懂得測字。然先生是沾國恩的，何必問？若就字斷，做利在於丑，則轉淺了。」鵬騫也不再問。

卻說賈政衙門有會稿事件，連日辛苦。正在家中稍憩，忽報梅御史欽放了湖南巡道，進朝謝恩去了。賈政聞聽大喜，即來梅御史府中親賀。恰值梅御史下朝回來相見，就攜手同到書房。賈政作揖道喜，梅御史連忙還禮拉住。分賓坐下，賈政道：「昨日並不得知，何忽來此喜信。」梅御史道：「近因兩廣江坍，民間構訟，前為條奏科場謄錄一折，蒙恩召對，偶然問及江坍這事。」我曾以「寬則得眾，公則悅」二語面奏，當蒙獎賞。遲了一日，遂奉此旨。並諭湖廣制撫二憲，湖北江坍派湖北巡道吉夢麟清理，湖南江坍即派我小弟親理。今日召見，又奉許多恩綸。但此事聞有江姓霸佔兩省灘地，民間嘖有煩言。且此事皆制撫二憲為之主政，小弟愚拙，恐不免於受累。尚望老親台何以迪我。」

賈政與周侯翁早經談過此事一，今見梅翰林為此派了外道，心中深是躊躇。因答道：「坍地情形，難以遙斷。我兄到彼，不可執一成見。受囑托而違公議，固所不可；然必與上台相抵牾，亦非善全之道。須得上和下睦，兩無間然，方為妥帖。我兄長才自有妙用，弟亦不過論其大概耳。」遂又說道：「弟處有一幕友褚小鬆，才學優長，性情真率，與弟相處數年，深為莫逆。我兄外差，必得此人相輔，弟輩方覺放心，薦之蓮幕，實為益友。弟固非為小鬆起見也。我兄必不可卻。」梅御史道：「弟為此席大費打算，得吾兄所薦，弟可坦然矣。何我兄愛弟如此之至耶！明日即送聘禮過去。」賈政道：「且慢！弟此事尚未與小鬆言及，容弟見過小鬆，再來覆命。」

又喝了一會茶，賈政遂別了回去。到書房，便將此意與褚小鬆說了。褚小鬆正想雲夢瀟湘之境不獲一往，借此可廣胸期，遂即應了。議定每年束脩四百金，節儀一百六十金，每月菜錢八千。賈政回覆了梅御史，當即下了聘禮，請了席，褚小鬆帶著小廝天福，就搬到梅宅去了。一切公錢私錢，別謄程儀，不必細說。